

锐思

扶摇直上戏剧风

——评话剧《无风地带》

/ 胡海迪 /

杨锦峰编剧,大连话剧团排演的话剧《无风地带》,自2019年10月首演以来,在辽宁乃至全国戏剧界掀起了一阵旋风。这旋风清新、猛烈,挟着云,带着雨,以其爱国主义的主题、高超的艺术手法滋润广大观众的心田,以强劲的势头扶摇直上,进入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全国现实题材及革命历史题材舞台艺术重点项目名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名单”。

从剧本到二度创作,《无风地带》具有一部成功剧作需要的多种特质——情节安排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整体格调雅致舒展,思想意蕴丰富深入。单从叙事看,它大开大阖,鲜明洗练,如数叶小舟起伏于九曲急流,充满强烈的矛盾冲突: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位生长于梨园世家的女孩子花云儿不愿接受当年的娃娃亲,与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大学生夏子衿两情相悦。数年之后,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花云儿与夏子衿重逢,后者已经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服务于“满铁”的汉奸。对爱情绝望的花云儿与自小的娃娃亲对象常海阳一起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在日本人命名的“关东州”这个似乎平静的“无风地带”,掩护电台、传递情报、发送电报。而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叫“三月”的从未谋面的上级。直到戏剧结尾,花云儿才知道,

这个“三月”,就是她昔日的恋人夏子衿。这时,夏子衿已暴露身份,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把一个故事说成梗概,仿佛形容一头野牛却只画一副骨架。上面这个带有剧透性质的讲述起到的作用,只是让戏剧本身的精彩大打折扣。实际上,故事具有魅力,不仅在于“讲什么”,还在于“怎么讲”。而“怎么讲”,对于一部以“反转”构成高潮的作品来说,通常需要剧作家和观众进行一番智力上的较量——绝不能让后者在观看过程中猜到“下一步”或“大结局”。

这一点,杨锦峰像一个有经验的魔术师,做得十分“狡滑”——他转移观众注意力,把“‘三月’是谁”这个关键问题作为一闪而过的小线头儿埋在剧情发展中。他展现的重头戏,要么是花云儿、常海阳、夏子衿以及日本姑娘野村美惠的感情纠葛,要么是花云儿的父亲、戏园老板花天罡和日本制铁所老板野村大介在罢工、演戏、戏园征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至于花云儿、常海阳作为地下党的上级“三月”,只是顺口一说,似乎无关紧要——哪个地下党没个上级呢?这就给观众“意料之外”做好了铺垫。此外,夏子衿作为潜伏到日本营垒中的地下党,当他想通过他人给暴露身份的常海阳通风报信,以及后来试图解救他,其行为和言语,既符合作为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的身份,又符合作为地下党的真正意图。他的台词得“骗”过观众,这样,他才能以汉奸的形象维持到戏剧将近

结尾的地方,为戏剧结局的猛然反转、获得观众心中的激动和眼中的泪水,做好充分准备。剧作者巧妙地绕过众目睽睽,用“障眼法”体现出高超的技巧。

当然,一个真正的好故事,带来的不能仅仅是传奇。前网络时代如此,网络时代更是如此。当下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其速度和体量,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某些文艺作品的功能或优势在于表现非同寻常的人和事,那么当今各种新闻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已经让文艺的这种功能和优势衰减消失。文艺的故事外壳,无论怎样吸引人,在每天被各种真实而离奇的事件轰炸的受众那里,都会引起审美疲劳。因此,文艺必须用一些特别的武器“战胜”网络新闻、网络段子等等对手,才能赢得立身之地。那么这些武器是什么?——一定是文艺有而新闻没有的那些东西。在《无风地带》中,震撼人心的诗意、充满悲悯的情怀、悠远不尽的韵致,就是那种属于故事又大于故事的东西,就是那种艺术才有而新闻没有的东西——这也是观众暂时告别“抖音”“快手”、从四面八方来剧院坐上两个小时最重要的理由。

且听夏子衿朗诵那令人动容的诗歌:“我苍老而苦难的祖国啊,我是你滋润的叶,你是我生命的根。你是我刻骨的爱,我是你滴血的心。”还有一首《诗经》中名为《子衿》的诗篇,也被男女主人公反复吟咏。这两首诗,一

为白话诗,慷慨激烈;一为古诗,情深意长。它们像交响音乐中两个不同的旋律动机,时而接续,时而断开,时而宏大,时而低沉,时而明朗,时而变奏,不仅起到明确作品主旨的作用,而且交织营造出一种动人的戏剧氛围。“你是我刻骨的爱,我是你滴血的心”最初与前面的语句出现在声援罢工、互诉衷情等场合,后来单独成为花云儿发现夏子衿的“堕落”、与其分手时无比痛苦的心声,到最后,全诗又一次出现在夏子衿就义的刑场上,如小溪入海,宏阔、悲壮。《子衿》的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为不同的场景作饶有抒情色彩的衬托,而最高潮的部分,花云儿终于知道夏子衿就是“三月”,这首古诗的最后两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突然出现。至此,平凡的“三月”二字才展现出其特有的含义:与这首歌唱相思的古诗有关,与夏子衿的名字有关,与夏子衿对花云儿多年来的深深思念有关,与夏子衿数年间在误解、蔑视中感受的痛苦有关。“三月”的谜底揭开,“我苍老而苦难的祖国啊”又一次响起,夏子衿走到生命尽头。两首诗最后一次接连出现,让这带有谍战色彩的故事抵达一种悲剧的崇高,令人心头痛楚、眼前湿润。

总之,《无风地带》是一部成功的戏剧。花云儿、夏子衿、花天罡、常海阳等人物展现出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很重要的原因是剧作者把他们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活生生的人来塑造。不给他们贴标签、套光环,不让他们有生硬的脱离戏剧情境的豪言壮语,反倒让他们的形象高大,熠熠生辉。人立得住,戏立得住,作者意欲表达的思想也就立得住——从《无风地带》中吹来的这股猛烈旋风,为主旋律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作者系文学博士、副编审、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



华灯初上 50cm×60cm



晨 50cm×60cm

本期
艺术

布面油画 玉锡珏

近作

我的心在流浪

(外一首)

/ 姜吉顺 /

树林脱落了秋日的盛装
原野上一片荒凉
徜徉在空旷的街巷
拾起一枚枯枝,就像拾起了我的童年
拾起了我童年丢失的那支画笔
我仰望苍穹,心却在流浪
我想画下风啊,画下风吹过的草原
画下草原上带着露珠的小草和幽谷里的兰花
画下山涧岩涯绽放的墨菊和翠竹拔节的声响
还有严冬里飘雪的腊梅
我想画下大海
画下海里航行的帆船和鱼儿在水底的潜翔
我想画下天空自由迁徙的飞鸟
画下天宇下那些顽强的生命和迷失的羔羊
画下上苍因爱我们而流泪的眼睛和慈祥的目光
我还想画下自己,倚在磐石上
溪水浇灌着干涸的土地
为每一个微小的生命输送着灵粮

近作

散文

家养麻雀

/ 安如石 /

早晨起来做饭,见厨窗外护栏上站着一溜儿麻雀,探头探脑往屋里张望,还不停地叽叽喳喳叫着。我知道麻雀又来向我吃的了。我赶紧抓把它们最爱吃的玉米饺子,准备撒到窗外的木台上,还没等我靠近,麻雀像受到惊吓似的,扑棱棱飞走了。

麻雀胆小,其生命基因里对人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见不得人在眼前。待我做完饭离开窗前,麻雀们纷纷飞来,争先恐后吃起食来。我站在距窗一米开外,身子不动,悄声静气地观察,一群麻雀个个频率极快地叨向木板上的食物,发出啪啪的响声。麻雀警觉性高,不会低着头一个劲儿吃,而是叨个三五下就抬头看看,四下观察,感觉周围没有异常再接着吃。

有时还能发现麻雀之间一些有趣的事,那天精彩感人的一幕碰巧让我看到了,三只麻雀

聚在一起,体型稍点的那只麻雀,叨几粒饺子,嘴对嘴喂给其中一只,接着又叨几口食喂给另一只……嗒,有点意思,这分明是一家三口,那只雄雀在关爱妻子和孩子。我没有惊动它们,让麻雀一家享受温馨的美好时光。

人家养鸟养的是八哥、鹦鹉……而我养的是麻雀;人家是笼养在屋内,而我是散养在室外,看得见摸不着。

麻雀是人们最常见最普通的一种小鸟。它体长10多厘米,灰不溜秋的毛色不太入眼,叽叽喳喳的叫声不太入耳,因为离人们很近,随时随地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听到它们的叫声,为此人们又习惯称麻雀为家雀。可能又因为它们太熟悉的缘故,人们还常拿麻雀来比喻说事。如在工作方法上,就用“解剖麻雀”形象说明了要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工作思路上,形容事物存在的共性,任何事情不论大小,

都有内在的共性问题,小事不小,小事不可小视,为此在处理事情时,要全面考虑,不可失之偏颇。

麻雀虽称家雀,离人们又近,可没人能成功在家里养活它们。如此,它们距人们又好像很远。我小时候家在农村,也曾试图饲养过麻雀,未如愿。那是夏季的一天,一只麻雀误飞进屋里,我把它抓住放进纸箱里,拿来小米喂它。麻雀看也不看,紧闭着嘴,一对充满怒气、怨恨的小眼睛紧紧盯着我。她她告诉我,家雀气性大,养不活,这样下去它会气死的,赶紧把它放了吧。可我不信,麻雀眯着眼睛就是不吃食。三天后麻雀死了,抚摸它僵硬的小身体,我难过了一阵子,是我扼杀了它,一种负罪感涌上心头。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麻雀怎么这么倔强,宁可饿死也不吃食,人要是饿急了,为了活命,树皮草根也会咽下去。小小麻雀比人还顽强,真不可思议。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懂得,麻雀若失去自然,丧失自由,便会以死为代价来抗争,“不自由,勿宁死”,这恐怕是鸟类家族乃至整个动物界唯独麻雀所特有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些可叹可赞的小精灵,早些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列为四害之一。此后,麻雀的命运惨不忍睹,人们对它广为捕之、灭之,一

时间,麻雀几乎被赶尽杀绝。那时我正在乡间小学读三年级,为完成班级除四害任务,我也打过麻雀,割掉它两只小腿送到学校。在村里我常常看到有些人打死麻雀后连尸体也不放过,放火上燎着烤着食其肉。我于心不忍,从未这样做,总是找个地方挖个小坑,把麻雀的尸体埋葬进去。尽管丧生在我手里的麻雀数量不多,如今想起来还挺内疚的。现在每天喂养着一群麻雀算是对它们的一种补偿吧。后来经过科学考证,麻雀尽管有时也吃粮食,但更多的是吃害虫,对人有利,终于得以“平反”。

在鸟的世界里,麻雀实在是微不足道,它“语不惊人,貌不出众”。但麻雀具有其它鸟所没有的“宁肯失去生命,也不肯失去自由”的品性和骨气。鱼鹰原本是鸟中之翘楚,凶猛刚烈,桀骜不驯。可一旦落入人的手里,为让其驯服,不给吃喝,饿其腹;不让睡眠,熬其体。久之,因受不了煎熬又面临死亡的威胁,便屈服于人,由翱翔蓝天的天之骄子,变为游荡水中的猎鱼之器。在身高体壮的鱼鹰面前,麻雀虽说是弱小的,但内心却是强大的。面对死亡,麻雀坚守的不仅是尊严,更是天性,任何诱感和威逼都无法使它背叛蓝天和失去自由。

麻雀可赞,麻雀是鸟家族中的自由之子。麻雀可敬,麻雀是动物界里的倔强之士。

门前的树

总以为
那是一个历经沧桑的
长者
伫立在门前
低首沉思
一阵冷风袭来
摇曳着他那并不坚实的
骨骼
夏日噪人的蝉
早已飞去
秋天的鸟
啁啾着冬的
音符
夜里,落下些许泛黄的
枯叶
那是沉思者睿智的
碎片

新媒置顶

两山堂书迹

公众号

说书·话画·谈美·奏联·刷字



书面文心 书文结晶

——欧阳中石先生的
书法审美理想

宋民 两山堂书迹

11月5日,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逝世。

欧阳中石先生大力提倡书法的文化内涵,强调由艺术性上升到文化性,达到“书面文心”“书文结晶”的审美境界。他指出,书的“后面出现的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文心是更重要的”;“书道,文化之事也”。他用“积学升华,书文结晶”8个字做了精妙的概括。

先生推重书法之美,追求“汉字文、书与美的集中”。认为“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成文的,文、书相合一映照的一门学问。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是一种艺术品,遵循这种要求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艺术美的活动”。其理想的书法美体现为书文合一。

先生从多个角度全面地论述了书法的文化性:文化性的“学问”,书学的文化背景,作品的文化内涵,书家的文化素养,书法的文化功能。

书法是文化性的“学问”。先生指出:“‘书法’是包括了‘书’‘法书’,还包括有关‘书’‘法书’诸多问题都在其中的一门学问。”他认为书法这门学问可以分成三部分:书艺、书学、书道。其中书学这部分涵盖极广,包括文学、书法史、书论、鉴赏、鉴定等,可以汇集成许多学问。先生把书法看作一门研究书写汉字的学问来理解,强调通过这门学问的学习,掌握一些技艺,去写出符合艺术法度、审美规律的字,形成艺术品。

书法是多种文化融会的结晶,有广博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书学包含了许多文化内容。先生强调,要把中国的书法放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中来看待。这里边有字体、书体的研究,书史的研究,书论的研究,更包括中国文化的研究。“把书法这件事情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里来思考它、来认识它,就很明确了。如果不把它放在文化里来考虑,就找不到它的体系,甚至弄不清楚它想干什么。”先生认为,关于书法,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它更是个文化性的学术问题。在书学中,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多方面内容,都不能缺少。

美的书法作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书法作品体现艺术价值、满足审美需要的角度,先生指出:“一篇可以成立的、可以作为法书的著作,应该是多种文化的结晶。”我们这个‘书’,没有历史的知识不行,没有文学的知识不行,没有哲学的知识不行,没有艺术的头脑也不行。”在书法作品中,“把人生的道理、哲学的思想、世界观、自己努力的方向都融会起来,把自己的情趣、追求都容纳进来”,体现丰富的审美意味,给人以深厚的文化感悟。确实,我们在书法中体悟、感受的审美意味,正是凝结了自然、社会、人生诸多文化因素。潇洒、儒雅、俊宕、超脱、清淡、拙朴等风尚正是人的文化气度的概括性表现。拙朴、清淡、自然等趣味体现着道家、儒家的文化精神。所谓“文人气”“书卷气”“山林气”“庙堂气”等等,展示着不同的文化格调。

书家、艺术家要有丰厚的文化积淀,要有综合性的“文人”素养。“文人艺术家”“文人书法家”,是先生崇尚的高度艺术地位。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文人化”理想。

从文化高度看书法家,所谓“字外功”都是“字内功”。“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会熔铸在笔端,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向广阔的天地去看,并不是跑在字外,那是里头又里头。”“里头又里头”的见解,警示广大学书者,仅仅钻研技法、技艺是不行的,必须加强“文化字内功”的锤炼。

书法“以书焕采”,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美化功能。使文焕发神采,让字有生气、生机,“书”出精神,“书”出情感,“书”出文化价值。

先生强调书法的文化意义,并非排斥技艺、技法,他提倡的是技法与情感、形式与意味、书艺与书道的和谐统一。“技无不能,法无不合,情无不谐”,书文合一,这才是书法的理想境界。



扫描
二维码
关注

《新媒置顶》征稿启事

你是文学类新媒体运营者吗?你有喜欢的文学类公众号吗?请与我们联系。投稿邮箱:daliandili@163.com